

民舞随风摆

□谷俊德

“民歌满山坡，民舞随风摆”。张家界民间艺术浩如烟海，让人赏心悦目。金秋时节，一阵舞蹈的风吹拂过来，香飘山野。

题记

土家族铜铃舞

“铜铃响，土地张！脚上一蹬，火成一片！”张家界人这样形容铜铃舞。

霸道，劲猛，敢顶撞，却又敬畏自然，土家族铜铃舞就是这种德行。他是土家族最具特色的祭祀性舞蹈。源于土家族《梯玛跳舞》，是土家族梯玛（土老司）做宗教法事程序中，手握八宝铜铃的表演，又称“八宝铜铃舞”。

村寨铜铃舞有神秘感。宋·朱熹《楚辞集注》中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其中“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中的“歌舞”皆为梯玛所表演“梯玛神歌”。“梯玛神歌”是集诗、歌、乐、舞为一体的土家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铜铃舞有魅力。它又唱又跳，又歌又舞，还夹杂着一些滑稽浪漫的本土俚语，保持了土家族舞蹈的独有的风格。铜铃舞早期的表演集歌、乐、舞、词为一体，讲述了土家族起源、迁徙、生产、战争，对研究土家族族源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铜铃舞表演动作粗犷豪放，道具铜铃配合高超的舞蹈技巧，表演中，其铜铃声响清脆嘹亮，极具艺术性、观赏性，具有中国民族舞蹈中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铜铃舞地域性强，生长在澧水流域的山区，尤以永定区四都坪乡铜斗村及周边村寨舞者众多。这些舞者，表演欲望高。村里一听要表演，大伙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以牛角为号，迅速集结在村部或者大吊脚楼前，一声锣鼓响，一阵风扫过来，是跳舞的疾风！只见铜铃叮叮当，带着激情与碰撞，直接撞出生命的火花。这种独特的舞蹈表演，是野性的释放，是力量的张扬，是美与智慧的结晶。他们勇猛异常的动作，野牛一般的摆冲，澧水都让道！游客看了，心里躁动不安。

我也是个舞痴，仙气飘飘！挂着铜铃奔跑。我跳，我舞，我歌唱！

羊叉舞

土家族民谣曰：“打个光鼓，千舞万舞，抵不上我的羊叉舞！”是说，土家族跳羊叉舞，光依靠大鼓做舞蹈节拍，显然跟不上节奏。

一把羊叉，顶天立地，可叉日月，浩气冲天。羊叉舞，是土家族、白族人民在收获庄稼时即兴跳的舞蹈。羊叉由木棍组成，头上有一个分支，显“Y”字形状，轻巧、灵活。羊叉的作用大，可以用它叉稻草、翻晒黄豆、麦子、苞谷杆等，茶树做的羊叉把，可以用来捕捉野猫、野兔等小型猎物。与敌人战斗时，可以用他做防身武器，比如土家有“羊叉把拳”“钢叉拳”等拳术。妇女、儿童喜欢使用羊叉把，嬉闹、娱乐，于是编排出了“羊叉舞”。

羊叉舞在劳动中产生，其舞蹈基本动作有“野猫爬树”“野猪拱地”“螃蟹抓鱼”“硬翻身”“蚂蚁上树”“倒叉把”“又把扭”等七个。演员模仿动物的一些动作，用羊叉做道具，跳时还不停地喊着“吡吡”“也呵呵”助威。永定区王家坪镇石堰坪村土家妇女跳羊叉舞，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她们穿着土家服装，拿着羊叉起舞，跑出多种队形，依靠围鼓音乐，踩着统一的步伐，跳出欢快的土家舞蹈。一把羊叉，一把武器，一种舞蹈，诠释了土家人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精神。在桑植白族，羊叉舞表演喜欢打架，羊叉对羊叉，一阵你死我活的进攻，羊叉发出一种震耳欲聋的响声。随后拖着羊叉，一字摆开，上前又是一种敲击，由于动作迅猛，羊叉的角被损坏。这种羊叉舞，粗犷、迅猛，展示了白族人狩猎、叉草、搏斗等劳动生活的情景。

羊叉舞，土得掉渣，农村人喜爱它。红白喜事、祭祀、节日庆典、表演等生产生活中，羊叉舞少不得。

竹竿舞

竹竿舞，在张家界有个俚语说：“手嫌脚掌跑得慢，夹到肉肉又爱喊！脸上红得像辣椒，怪你木讷是醉汉。”上小学的孙子喜欢看竹竿舞，时常问我说：“竹竿敲打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好听？”我说：“竹竿敲击大地，是在告诉我们，跳舞很快乐！”

竹竿舞又称“跳竹竿”，是在两竹竿滑动相撞的空隙中跳动的一种舞蹈娱乐活动。张家界成为“国际张”后，竹竿舞开始在乡村张望，像一个貌美如花的村姑。

你看，武陵源土家族、白族每年在“三月三”、“六月六”、祭山神等传统节目或重大庆典的时候，人们会跳起竹竿舞，祈求消灾避邪、五谷丰收。竹竿舞互动性强，一般是在地坪上平行摆开碗口粗的竹竿做垫架，垫架上横放若干根手腕粗细的长竹竿，持竿者坐或蹲在垫架两旁，双手各执一根竹竿端，来回滑动，使竹竿有节奏地合击与分开，在分合的瞬间跳竿者要在竹竿之间敏捷地进退跳跃，有时还会潇洒、自然地做各种优美的动作。竹竿舞具有较好的强身健体和娱乐身心的功能。

武陵源竹竿舞，文化厚重。其起源有多种说法：竹竿舞起源于中国盛产竹子的南方，深受黎族、京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等群众的喜爱。竹竿舞原是土家族的一种古老的祭祀方式，群众跳起竹竿舞，祭祀祖宗和神灵。竹竿舞也是苗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主要表现苗族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与理想，一般在重大节日与迎接贵客时演出。在天子山一带的白族，竹竿舞又称“打柴舞”，最初的目的竟然是为了选拔村寨中机智、勇敢、富有胆略的青年。因为竹竿舞一开始并非用竹竿，而是用又硬又滑的树杆，有的上面还有刺，跳的人如果不小心被伤到，不仅疼痛难忍，还会伤自尊，因此需要跳舞的人胆大、心细。

武陵源竹竿舞，耐读，它促进民族交流作用大，已成为一种既是文化娱乐，又是体育健身的活动。现在发展成为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跳竹竿比赛。它的节奏铿锵将有力、欢乐奔放，小伙子 and 姑娘们用轻盈的步伐在竹竿上表演各种动作，有的穿着木鞋、手持红绸、头戴彩帽翻跟斗，还有的踩着高跷做各种高难动作。跳竹竿比赛的种类很多，一般可分为表演赛、邀请赛、友谊赛、选拔赛和教学比赛等。表演赛的形式以集体协作为基础，队员分为打竿者和跳竿者，跳竿者可以是单人、双人、三人及六人以上。

武陵源竹竿舞，耐看。他有明快的动作特点，是以八根竹竿为道具和打节奏而得名。因为舞者随竹竿和锣鼓的节奏在闭合变换的竹竿间蹦跳，也叫踩竹竿。一般八根长竹竿平行排成四行，竹竿一开一合，随着音乐鼓点的节奏不断变换形式，而且随着锣鼓节奏的变快而由慢变快，竹竿开合、上下，有节奏地发出整齐的声音。土家、白、苗、侗族等不同民族的游客，用单脚或双脚在四对竹竿之间灵巧地跳动，当一对竹竿分开时，会在竹竿的空隙中左跨右跳转身腾挪，时而双腿跳，时而单腿跳，时而侧身跳，时而腾跃，给人一种愉悦身心、快乐相聚的美感。

一根竹竿，相互碰撞，踩紧节奏，迸出民族交融团结的火花。

竹竿舞，它昂首挺胸，走进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录。

红军渡

□钟钰伟

“去红军渡！”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强渡澧水的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和舅舅来到永定区杨柳铺红军渡，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们从“红军路”的石碑拐下主路，沿着辅道往河边走。道路两旁的地里种满了粮食蔬菜，还有一片一片的果树挂满了果实，有梨子、桔子、柚子。一位居民摘了几颗蔬菜骑着电动车返回，一条可爱的小宠物狗跟在车后形影不离。我不由称赞道：“好惬意的乡村生活啊，阳湖坪这里真是物产丰富！”“对呀，当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智慧勤劳，”舅舅接过头话，“当年红军路过这里的时候，也是田里挂满了瓜果。红军纪律严明，还留下了许多佳话。就像当时黄家铺的柑橘成熟了，战士们想吃但找不到主人，便按市价或略高的价钱将钱而放在树下或者挂在树枝上。这些秋毫无犯的行为，深受群众爱戴。”

继续前行，看到一块空地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碑正面是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和“红军渡”三个大字。石碑静立河边，仿佛听见金戈铁马的激战声，使人在静谧中领略到激荡人心的壮丽景象。石碑两边刻着一副对联：飞渡澧水天险壮抗日民族魂，弘扬长征精神圆复兴中国梦。碑的背面则用文字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进入永定区境内。敌人妄想用澧水天险拦住红军，国民党湘军十九师三十六旅和庸县保安团布防在河对岸，在南岸高地、渡口修筑了十几座碉堡，还提前集中封禁了周边的所有船只。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军团首长们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于11月20日同时在永定区阳湖坪镇的安坝、王家垭、流溪排、杨柳铺、沙湾、屈家坊、田家台、张家湾等八个渡口强渡澧水。直到22日大部队全部通过，甩掉了追兵，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也为后续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沅江防线赢得了时间。

舅舅指着纪念碑所在的空地：“这里以前是成片的竹林，当年敌人封锁了船只，红军战士们只能造竹筏和浮桥渡河。当时砍光了这里的竹子都不够，附近的老百姓还把家里的门板、木盆都贡献了出

来。”紧接着，他向我讲述了战斗的经过。11月20日傍晚，敌人正在生火做饭，我军在杨柳铺等几个渡口发起强攻。我军用集中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压制敌军火力，掩护部队乘竹筏木筏强渡。战士们英勇无畏，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驾驶着简陋的木筏向着对岸靠近。四十九团团长王烈身先士卒，他乘坐的木筏冲在最前面。敌人的火力很猛，不断有战士负伤，王烈也不幸中弹。警卫员想要驾驶木筏撤退寻找军医，却被王烈拒绝：“战士们都在前进，指挥官怎么能后退？这点小伤不碍事，等拿下了阵地再治疗！”警卫员只能服从。红军继续冲锋，结果木筏被炸沉，王烈壮烈牺牲。不断有木筏被击沉，战士落水。战士们不止要和敌人搏斗，还要同湍急的河水搏斗，澧水河都被鲜血染红了。经过几小时的奋战，我军终于夺下了滩头阵地。工兵连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连架架设浮桥，当地群众也来积极支援，终于在天亮前架好了浮桥。11月21日，我军正在通过浮桥时，敌人派出轰炸机沿河面轰炸，炸坏了浮桥，我军伤亡增加。为争取时间，军事指挥员指挥部队在长达30余里的澧水沿岸，从8处地点同时涉水渡河，到傍晚，红军主力成功突破澧水天险。

听着惊险的战斗经过，我不由地为革命先烈们捏了一把汗，好在红军取得了胜利。

我们来到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杨柳铺渡口。眼前便是澧水天险，前几天下过雨，空气中都是水腥气和泥土的味道。雨后的河水变得浑浊泛黄，裹挟着大量泥沙，如同一条奔腾的黄龙，汹涌澎湃。湍急的水流猛烈地拍打着河岸，发出巨大轰鸣，仿佛在咆哮着向前冲去。渡口弃置着一艘摆渡船，未见人烟。现在交通发达，有路有桥，澧水再也不是什么天险，出行也不再需要摆渡船了。

现在的杨柳铺渡口人迹罕至，只与澧

水河为伴，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我想，这里的景色还是当年的样子吧！极目远眺，河对岸只能看见远山和土地。舅舅指着那边两座大山说：“红军当年渡河之后，就是从那个山谷远去，继续长征之路。”我顺着指引极目望去，那里早已没有了红军战斗的痕迹，只有一座高架桥屹立在山谷中。此时刚好一列火车从高架桥上呼啸而过，我才惊觉今夕是何年。

我环视河边，发现有一位爷爷正在钓鱼，便上前问道：“爷爷你好，你经常在这里钓鱼吗？”爷爷笑呵呵地答道：“对呀，每次闲来无事就来钓钓鱼，既可以打发时间，陶冶情操，还可以改善伙食呢。”我不由地又问道：“你大中午就来钓鱼了，不用干活吗？”爷爷笑得更开心了：“我已经退休了，我们的日子甜着呢！”我也跟着笑起来：“那您真是有福气！”

我忍不住伸手在河水中搅动，9月的河水触感冰凉。我不禁感叹，11月的澧水河又该是多么寒气透骨？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红军战士们跳入河水中修建浮桥，武装泅渡？还有很多烈士将生命留在了澧水河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也许就是为了今天的人们，都像像爷爷一样悠闲地享受生活，脸上随时都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当年征战，如你所愿！”现在，红军渡只剩下座纪念碑孤零零地立在这里，唯有澧水河每日陪伴着它，波涛滚滚，水声轰鸣。在这隆隆的水声中，我仿佛听见了90年前的炮火，听见了红军战士们的呐喊：“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冲呀！”



白露菊事（外一首）

□黄汉宜

风雨催着季节赶路
白露不知何时走进庭院
池塘水顿添三分寒意
云影被泡得更淡，也更轻

一簇野菊探出篱笆墙
像被秋光派遣的使者
把金的、银的勋章
一一别进渐深的秋色里
黄的，是太阳褪尽炽烈后
匀给大地的融融暖意
白的，是月光未拆信封里
藏着夜露私语的情愫

它们从不像桃李，急着争春
也不像茉莉和太阳花，刻意闹夏
只守着自己的时辰
看燕子衔走最后一缕暑气
等蝉声在树干上瘦成细线
才抖开褶皱的裙裾
让每道纹路都浸着
经霜的韧，和耐得住寂寞的香

晨露在花瓣上凝作薄霜
像给傲骨裹了层温柔的素纱
暮色漫上来时
它们便与疏星低语
说春红的热闹太浅
不如这清凉的秋日
能抱一份坚守
酿成岁月里绵长的暖意

月光下的澧水河

秋夜，澧水河荡漾着粼粼波光
像条发光的锦缎，在城市腰际轻盈
又像苍穹遗落大地的绸带
一头缠着星子的冷，一头系着夜色的长

桥影沉进波光里
是观台未收的墨痕，淡而绵长
月光流金，漫过堤岸、街灯
掌心，城市每个无法藏匿的角落

夜半三更，车稀人静
整座城渐渐睡成剪影
澧水河却醒着，不知疲倦
载满河碎银，不该初衷
笃定地向东流去

枯枝的归宿

那时，父亲翻耕土地
总爱把枯枝埋进泥里
他说：一年是棍，两年成柴
春天青苗破土时
离不开这默默的托举

秋收时节，常听见
枯枝在地里絮语——
腐朽的身躯，藏着默默的期许
正搭成庄稼攀向成熟的阶梯

后来，把父亲入土为安
才懂人老如枯枝
终要投进大地的怀抱
走完这段化腐朽为神奇的路

原来所有生命的存在
从不是消失于天地
而是把自己，投进下一个轮回

南滩草原上的一只候鸟

□田克清

南滩草原的风，总带着草尖的清苦与阳光的暖意，年复一年地掠过那起伏的绿浪。朱义政就像草原上一只执着的候鸟，不必随季节迁徙，却始终守着这片土地的日月星辰，用脚步丈量着二十万亩草场的脉搏，细数着每一株草的生命。

在一个初春的清晨，我与他爬上桑植南滩草原，他蹲在刚冒芽的草丛旁，指尖轻轻拂过草叶上的露珠，像抚摸着熟睡的儿童。“你看这草，在生态保护的环境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青绿。”他的声音带着草原风打磨过的粗糙，眼神却亮得像草原星空的星子。他眷恋着这片茫茫草原，在山上“驻留”了十三年，他就是一只蛰伏南滩草原的候鸟，温暖着南滩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草。聆听着南滩草原牧歌。

今年九月，全国观鸟节在南滩举办，之前他邀请我去南滩参加观鸟节，朱义政为了进一步推荐南滩草原，南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珍贵动植物的天堂，同时，又是候鸟迁徙栖息之地，他便有了思山、思草、思鸟的灵动。在他的具体操作下，一个全国观鸟节的活动成功举办。南滩草原像一只候鸟栖息在桑植的东北部天边。

候鸟的翅膀，总朝着水草丰美的方向。朱义政的脚步，总追着草原的绿。南滩草原，位于桑植县东北部边缘，距县城一百多公里，地处高寒山区，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十三年前，他放弃县城优渥的工作奔向南滩。看到寂寞的南滩，像看到母亲脸上的皱纹。而充满绿色的南滩，播种着春天的希望。他把家安在了南滩，草原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青石板路，成了他敲响草原的晨钟。每天天未亮，牛羊的铃声便惊醒了草原，他沿着被牛羊踩出的小径巡查，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记录草场

变化的笔记本，描绘着南滩一年四季，追寻着候鸟的飞行轨迹。

有年冬天，大雪封了山，他步行在雪地里走了六个小时，慰问被困的牧民和牛羊群的保暖措施。每年春节，他爬上南滩守护南滩的尊严，他的睫毛结着冰碴，站在草原高处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广袤情景。他像一只候鸟在草原的呵护下，心里暖融融的，迎着寒风笑出了一脸霜花。他说：“草原人的心，就像这草，看着软，冻不死，烧不尽。”这话像候鸟的鸣叫，朴素里藏着韧劲。

候鸟懂季节的密码，朱义政懂草原的呼吸。他记得哪片坡地的沙棘该结果了，哪条溪流的候鸟快回来了。他带着牧民种沙棘时，总说：“这植物性子烈，扎得进沙土，就活得下来。”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能数清沙棘新苗的叶片；他的皮肤晒得黝黑，却能从风的味道里辨出明天是否有雨。

如今的南滩，青山绿水牧草悠悠，金鸡、雉鸡的身影在草从里一闪而过，金雕在高空翱翔。朱义政奔波在广阔的草原。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与远处的羊群、天边的流云融在一起。他说：“候鸟迁徙是为了寻暖，我守着这儿，是因为这儿的每阵风、每棵草，都是家的味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岁一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风又起了，吹得草浪翻滚，像在为这只守护的“候鸟”唱着歌谣。他站在草原中央，却像一颗扎深了根的三叶草，把岁月酿成了草原的新绿，展示着南滩草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天空。又如一只恋窝的候鸟，日夜守护着这片茫茫草原，谱写一曲草原牧歌。

朱义政，好一只南滩草原上的候鸟！

